

兒化音

南方人習慣說「桃子」「杏子」，到了北京，則一律是輕飄飄的「桃兒」「杏兒」。其實，兒化音，並不是北京話的專利，東北、山東、四川方言裏也有不同的兒化音。比如，四川話說「褲兒」，北京人、山東人就不這麼說，除非是孩童向大人撒嬌賣萌。

同樣一個詞，加不加兒化音，意思往往會有很大差別。比如，「一塊錢」，是來作為一元錢的口語。如果加了兒化音，變成「一塊兒」，則主要有兩種用途，或者用來表示比較輕盈、細小的東西，如「兩塊兒豆腐」「一塊兒糖」；或者表示「一起」「共同」之意，如「一塊兒走」。

外地人到北京，常常在兒化音問題上「露怯」，也就是為了模仿北京話，而刻意用兒化音，反而弄巧成拙。「天安門」「前門」這些高大巍峨的門，也不能兒化音。若說成「前門兒」，那就指開在屋子、院子、巴士前面的門，相對就矮小得多。有名的例子是北京巴士司機報站：「前門到了，請從前門兒下車。」某種程度上，「門」與「門兒」相當於gate與door的區別。常用的口語「沒門兒」，用來表達堅決的拒絕，沒有商量通融的餘地，若說成「沒門」，那就是客觀表示某個空間是完全密閉的，找不到進出口。

一般而言，兒化音的對象，都是相對小、輕、簡便的。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莊重的場合，不加兒化音；而「茶館兒」「飯館兒」，就透着一股親民的氣息。不過，這是北京人的用法。如果是山東人，那麼「圖書館兒」「博物館兒」也統統兒化了。而北京話的「茶水」「熱水」不兒化，東北人則慣於說「整點兒茶水兒」，十分接地氣，瞬間消融社交距離。總的來說，生活越隨意越率性，兒化音的空間就越大。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玫瑰之名

父親最近追完了電視連續劇《玫瑰的故事》。亦舒的同名小說我大學時讀過，沒想到多年後在內地翻拍，在央視播出，地方衛視也紛紛跟進，放了一遍又一遍，十分紅火。

這部電視劇定位為「都市情感劇」，顧名思義，情感特別是情愛元素是重頭戲。又有「都市」的設定加持，劇情大多發生在北京、上海、香港等，盡顯現代大都會的光鮮亮麗。演員都是俊男靚女，有偶像片似的豪華陣容，儘管臉盲的父親抱怨演員辨識度低，除了黃振華和蘇更生，其他人他有時會搞錯。

和原著區別很大，但更貼近內地「三觀」的，是該劇對角色生活經歷大刀闊斧的修改。原著中的玫瑰是不諳世事的「人間富貴花」，頭腦簡單，讀書一般，有「花瓶」嫌疑。電視劇中的玫瑰則才貌雙全，智商、情商「雙商」在線，歷經求學、求職、結婚、離婚、喪偶一系列考驗，仍然乘風破浪。電視劇還強調學歷，角色動輒就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內地一流大學的校友、教授。將高學歷浪漫化反映了內地對所謂「精英階層」生活的一種想像，與「魔改」原著中玫瑰的生平一樣，都是幫助原作「落地」的藝術手法。

當初原著來自香港，被歸類為「言情」，讀者多為年輕人。接地氣的電視劇吸引的觀眾群體可就多元了：青年人青睞劇中人的穿着打扮、時尚生活，而中老年則關注其中的家長裏短、一地雞毛。即便電視劇以玫瑰之名講述的只是特定教育背景、文化水平、經濟階層的內地女性經歷，且多浪漫、誇張之處，也算得上改編成功的案例。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網上經常看到狗狗微笑的圖片或視頻。或呆萌或機靈的「狗主子」被鏟屎官抱在懷中，耳朵後扯，露齒莞爾，雖說不上傾國傾城，卻也「笑意盈盈」。不過，一項研究卻表明，狗的「笑意」其實是焦慮。根據這項研究，百分之八十一點六的狗狗對擁抱表現出了緊張。在具體表現上，百分之六十八點二的狗狗被擁抱時迴避目光並轉頭，百分之四十三點七舔嘴唇或鼻子，百分之六十豎起耳朵，百分之八十一點二反覆眨眼。

這些小動作都不意味着舒適體

驗。更重要的是，有百分之六十七點五的狗咬或試圖咬擁抱牠們的人類。樂於被擁抱的狗狗只有百分之七點六。從天性上講，狗有奔跑的本能，而擁抱是對其活動天性的束縛，當被人抱住時，狗狗本能地想要脫離「威脅」，就會出現應激反應。然而，不少鏟屎官對愛犬發出的這些信息缺乏了解，剃頭挑子一頭熱地以為「毛孩子」和人類幼崽一樣喜歡親親抱抱。實際上，擁抱不但對被抱的狗造成不適，而且給抱狗的人帶來危險。

凡事網上晒的習慣無疑讓這一現

讀懂狗的臉色

象變得更加嚴重。有的博主為了展現自家貓狗多麼可人，迫使其每天在網上賣萌、「賣藝」、「賣笑」。我見過視頻博主表演「吃貓」：雙手舉着小奶貓，凝視片刻，張開大嘴，迎面咬去，半個貓頭進了嘴裏。雖非真吃，也夠驚悚。且不說此舉對人對貓衛生與否，從上述狗狗對擁抱的感受研究來看，小貓對自己變成「進口貨」雖口不能言，必腹誹不已。

網絡世界作為人造物，本質上是人的觀念和情感的外化。作為網民，我們在享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感、滿

足着主宰欲的同時，也承受着它反噬生活的苦惱。其一就是讓我們自覺處於被凝視的地位，樂此不疲地製造網絡景觀，不但把自己變成這景觀的一部分，還拉上身邊的親戚朋友乃至路人、貓狗以及花鳥魚蟲。讀懂狗的臉色，或許並不重要，但它提醒我們尊重自然之道，而這真的很重要。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寧靜，全因不在乎

寧靜是一種物理狀態，更是主觀的心境。於是，我們可以在嘈吵的茶樓裏跟朋友聊天，可以在人來人往的快餐店內溫習功課，也可以在充滿強勁節拍的健身房裏一邊跑步一邊思考。

外界可以充斥噪音，但聲音是否入耳入心，則是個人的選擇。陶淵明在《飲酒》詩二十首之五中，便寫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即使我們把屋子建於人群聚居之地，也可以一點也沒有受到車聲馬聲喧囂聲的影響。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陶淵明的答案是：心遠離了塵俗，自然就會覺得居住的地方僻靜，寧靜致遠。但，我們可以如何教心思遠離塵俗呢？

這讓我想起英國小說家勞倫斯（D.H. Lawrence）曾經回憶：在一個炎熱的午後，他坐在西班牙某處的一個陽台，以閒適愉快的心情，享受無所事事的時光。他放眼望去，看到兩個男人正在割草，「刷刷刷」，響起了鐮刀來回揮動的聲音。然後，他又看到隔壁陽台上有兩個女子，她們高談闊論時事，打破了勞倫斯的寧靜。

勞倫斯感嘆：「她們在乎！她們簡直被憂慮給吞噬了。她們忙着關心……以至於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勞倫斯將這段回憶記在一篇名為《不在乎》的散文。

人之所以能夠無憂無慮，在於是否學會「不在乎」的智慧。當不在乎多少年前必須結婚生子，我們便享有感情路上的寧靜；當不在乎名利金錢，我們便容易享受到工作的純粹與滿足；當不在乎他人對自己的評頭品足，我們便免於八卦謠言之苦。

當我們學懂了「不在乎」，自然可以「心遠地自偏」，但無論是陶淵

明，還是勞倫斯，兩位好像都沒有教導我們如何做到「不在乎」。我的愚見是，當我們找到了自己最在乎的人或事或物，自然可以慢慢放下其餘那些不必在乎的東西。

又說，那兩名女子何以打破了勞倫斯的寧靜？只怪勞倫斯太在乎她們。

古文日當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奧運熱辣辣

奧運舉行在即，全球引頸以待。主辦城市巴黎一向令人聯想到愛情、藝術和時尚，因此全球都渴望感受這屆體壇盛事的獨特氛圍。現實跟想像往往存着落差，世人這回可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隨着各國代表陸續抵達選手村，村內的設備與裝潢紛紛曝光，可是卻教人摸不着頭腦，難以接受那是按參賽者休息需要而精心設計的地方，因為臥室不裝空調，沒有冷氣。縱然主辦方指那是保護環境與減少碳排放的決定，也改用了其他方法如準備電風

扇、使用地下水冷卻系統、室外地面為淺色設計等，盡量保持氣溫適中宜人，但在極端氣候的影響下，誰也沒法幸免於夏季的煎熬，巴黎連日氣溫達攝氏三十度或以上，酷熱難耐。此外，不單選手房間沒有空調，就連接載選手往返賽場的專車也沒有，實在讓人驚訝。試問要備戰的運動員怎能在此環境裏保持最佳狀態？而於賽場上辛勞了大半天的選手，賽後要回到悶熱得如蒸籠的選手村，又怎能安睡休息，有效恢復體力？當來自熱帶國家如印度和泰國的運動健將也表示受

不了讓人汗流浹背的氣候，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選手定必更覺難受。為了盡量減少客觀環境對運動員的影響，部分代表團自行帶備流動空調裝置，但其實這樣於運輸及使用時也要耗費能源，何不乾脆一早由主辦方負責？

為各國代表團準備妥善食宿是申辦奧運時已知的條件，空調可說是基本的設施，裝了可以善用，能有備無患，不代表就是惡意破壞環境。如今部分隊伍有能力負擔額外訂購及運送冷氣機的費用，而沒有這種福利的運

動員只得羨慕的份兒，可謂同一屋簷下，待遇大不同。近日常常看到有別國選手在網上表示想到一些國家選手的房間避暑乘涼，運動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又熱得要脫掉上衣，那熱辣辣的奧運氛圍，實在令人心酸。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布雷亞爾盃



今年夏天，法國巴黎，無疑是當之無愧的最受矚目的城市，全世界的目光都將聚焦在世界花都——巴黎身上。巴黎奧運會今日（七月二十六日）正式開幕，這是法國相隔一百年後再次舉辦夏季奧運，意義非凡，自然也讓人格外期待。

奧運會和殘奧會期間，法國以「文化奧運」為主題，啟動一系列藝術項目，近二千五百項藝文活動、六萬多場次展演，以主辦城市巴黎為中心，於法國各地展開。其中，羅浮宮博物館由即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推出「奧林匹克主義：現代的發明，古代的遺產」特別展覽。

作為巴黎象徵之一的羅浮宮，與現

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誕生有着特殊的聯繫，這種關係在本次特展中得以呈現，展覽彙集一百二十件藝術品和文物，圍繞着第一屆現代奧運會的誕生，回顧了十九世紀晚期現代奧運會誕生的政治背景、追溯奧林匹克運動的圖像學源頭，以及組織者是如何根據古希臘的體育項目重新發明現代奧運會的過程。

展覽一大亮點是一八九六年首屆現代奧運會的馬拉松比賽冠軍獎盃「布雷亞爾盃」（附圖）。獎盃呈酒杯造型，寬杯腳，高杯身，類似現代酒杯的形狀。杯身下方浮雕有植物和動物圖案。水生植物、鳥類和昆蟲的雕刻細緻精

妙。這座純銀製成的獎盃由法國學者、現代馬拉松運動的發明者米歇爾·布雷亞爾設計，並由法國銀匠製作。象徵古代與現代奧運會精神的連結。希臘斯塔夫羅斯·尼亞科斯基基金會文化中心特別向羅浮宮借出這件藏品，也是這座獎盃首次在其生產地巴黎展出。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導演IP

「烏爾善RAP」的詞條登上微博熱搜，點進去一看，是內地導演烏爾善為新片《異人之下》賣力宣傳，現場大唱RAP。從《異人之下》到《解密》，兩部近期即將在內地上映的電影，都在宣傳期打出了「導演牌」，將導演個人作為電影最主要賣點之一。前者導演烏爾善在熱搜各種話題層出不窮；後者即便有內地當紅小生劉昊然擔綱主演，但電影海報上唯有一行字「陳思誠導演十年新力作」。可見如今導演個人IP的打造也成為電影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

電影被稱為導演的藝術，一直以來導演的個人品牌也都影響票房市場，如王家衛對文藝片觀眾的吸引力。但是過往導演的個人品牌，與當下導演IP打造下受眾飯圈化的特點又有所不同。比如鄭保瑞，今年憑藉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風頭正勁，「吸粉」無數。從《狗咬狗》到《智齒》、《九龍城寨之圍

城》，向來拍片以黑暗暴力美學著稱的他，前不久宣布將指導內地戰爭電影《澎湖海戰》，不同於以往的風格，仍收穫大量期待，官宣後更有「事業粉」直言希望導演「不要休息，能多拍就多拍」。再說回烏爾善，自上一部作品《封神第一部：朝歌風雲》後，就作為導演開始承包電影絕大多數的話題點，形成了個人的粉絲團，他們相信烏爾善的能力、品味、電影質量，儼然烏爾善的「精神股東」，他們不會說電影多值得期待，而是說烏爾善本人有多厲害。作為影迷，當然樂見電影工業導演價值的回歸，但是對於是否要將導演的受眾推向飯圈化，恐要慎重。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法式「貓盛狗衰」

巴黎奧運會的主火炬今晚在塞納河畔點燃，來自全球的優秀運動員聚濟一堂，奮力拼搏，展開一場場爭奪各項賽事桂冠和獎牌的體育「大戰」。說到「冠軍」，若論全國範圍內寵物的數量之多，本屆奧運的主辦國法國，多年來在歐洲一騎絕塵。

法國人向來愛養寵物，一半以上的家庭至少養有一隻寵物。根據二〇二〇年的統計數據，法國寵物總數超過七千六百萬隻，已經超越當時全國六千七百萬的人口總數。納入統計的寵物，既有常見的貓和狗，也包括倉鼠類等齧齒動物，熱帶魚類等水族箱寵物，蜥蜴類等玻璃箱寵物，以及農場休閒性動物，比如馬。

在眾多寵物之中，最得法國人歡心、佔比最大的寵物，多年來排行榜獨佔鰲頭的都是貓。高達三分之一的法國家庭擁有一隻或以上的貓成員，貓佔寵物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即有三千四百二十萬隻寵物貓在法國各地「行走」，炫耀着「貓步」。

在巴黎，還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如果你年逾五十還沒養過狗，那麼你的人生恐怕是不完整的。此種「法式幽默」雖有些偏頗，但也流露出法國人對狗的喜愛之情。在法國城鄉，狗狗的社區配套成熟，很多社區都建有狗醫院，規畫了狗廁所，當地的商場、雜貨店、咖啡店等，都向狗狗打開大門。有人甚至在巴黎開了一家專為狗狗作畫的畫廊，並展示六十九幅畫廊主人寵物狗的畫像。

但與更多人專寵的貓貓相比，寵物狗在法國還是難以摘掉「千年老二」的帽子，寵物狗達二千七百萬隻之多，佔寵物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法國寵物世界「貓盛狗衰」現狀，相鄰的比利時、德國和丹麥等國，亦是「性相近」。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

